汉诗

大运河小歌谣

沧州段大运河畔, 歌谣如河畔的 小草野花, 恒久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

"东看房, 西看粮, 条河两岸看 衣裳。"这是我自幼从父辈那里学来 的。老人们口中的"条"河,便是我 们村边的大运河。—河之隔,两岸民 风迥异。这首旋律悠扬、诙谐生动的 歌谣, 生动地描绘出运河岸边某一时 期的生活图景:河东重视房屋建设, 河西则关注粮食收成, 而两岸居民更 是讲究穿着打扮。儿时,我常沿河堰 漫步,两岸树木葱郁,绿荫如盖。透 过树梢的缝隙,远望炊烟袅袅中的房 屋,河东屋脊高耸,挂着青瓦,宛如 古镇的富贵之家;河西屋顶平缓,秋 天时则堆满了金黄的玉米。看房、看 粮、看衣裳,运河百里,风尚相同。 河边大小码头林立,居民亦农亦商, 擅长待人接物,重视穿着竟成了当地 的一种风尚。一个"条"字,将大运 河的修长秀美描绘得淋漓尽致, 也体 现了地域语言的独特韵味。后来,我 在山东德州时,得知这首歌谣还有另 一版本:"东看房,西看梁,运河两 岸看衣裳。"或许这更强调了当地人 观察生活的细致与审美眼光:河东看 房屋外观,河西看房屋结构,而运河 边上的人,只需看看穿衣打扮,便能

"乾宁的庙,丰台的路,宁家修 下大摆渡。"这首歌谣起源于沧县兴 济一带,另有一说为"张家的庙,董 家的路,宁家修下大摆渡"。这两首 民谣虽同中有异,却都流传甚广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炀帝开 凿永济渠(大运河北段),而兴济便 位于永济渠畔。史料记载, 唐昭宗乾 宁中期, 兴济镇初名"范桥镇", 因 春秋时此地为晋国范宣子土匄的封 地,且唐时运河上建有范桥而得名。 宋徽宗大观初年, 朝廷为保障运河漕 运而设立兴济县。清顺治十六年,兴 济撤县为镇,并入青县。1962年, 兴济划归今沧县。

明洪武十三年, 兴济重置县, 并 建驿站码头。或许在起名时,为了寓 意安全,将"兴"字改为"宁"字更 为合适。考虑到乾宁、范桥镇、兴济 县与永济河的关系,用"乾宁"作为 驿名十分恰当,寓意天下安宁。

乾宁的庙"指的是乾宁驿站附近 的庙宇,老人们说它叫"火神庙"或 "崇祯宫"。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 中记载,他曾在明弘治元年(1488 年)途经乾宁驿、三圣祠等地。明张 缙曾写下《乾宁八景》, 并被明朝的

《兴济县志》收录。其中,《洪寺晚 钟》描绘的是洪福寺,《龙祠神应》 则写的是龙王庙。

小镇兴济,还因出了一位皇后张 娘娘而闻名遐迩。这位张娘娘便是明 孝宗朱祐樘的皇后、武宗朱厚照的生 母张氏。孝宗皇帝与张娘娘感情深 厚,相伴一生,只娶张氏一人为后, 无其他皇妃, 这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 话。如今的兴济镇被国家政府确定为 千年古镇、名吃古镇,火神庙前的古 槐依然枝繁叶茂,崇重祯宫和娘娘坟 的碑碣则静静地矗立在兴济博物馆 内。

第二种传诵方式则歌颂了开明富 绅在兴济镇的善行义举。民国时期, "宝记号"张家修庙,"宝泰昌"董家 修路,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通过查阅《青县文史资料汇编》 和《青县教育志》,并结合对兴济镇 多位老人的访谈,我对"宁家修下大 摆渡"的故事颇有感慨。善主宁世 福,字星普,1842年出生于青县大 兴口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5岁丧 父,由母亲胡氏含辛茹苦地抚养长 大,曾住在欧辛庄姬姓财主家的简陋 房屋里当佃户。他从打工务农做起, 后来做起小生意,逐渐做大后买马车

搞贩运,并赢得了洋行商人的信任。 35岁起,他开始帮助国内外大商行 主持业务、担任买办, 如今我们称之 为职业经理人。他为人诚实,做事规 矩,胸怀大义,目光长远。

据文献记载, 宁世福在大兴口购 置了500亩田地,分给本族贫苦人家 无偿耕种。他还建了一所义学, 让全 村儿童都能免费入学。1893年和 1895年,他两次捐银3000两,购置 了徐李庄庙地1500亩, 其收入用作 县永安书院的经费以及县立初高中和 小学的开支。后来,他于1906年在 兴济镇(当时属青县)出资建造了一 所拥有34间校舍的初高级小学—— 惠诚小学,即现在的兴济镇小学的前 身, 并承担了全部经费。1908年, 他捐资建造了一艘大渡船, 义务接送 过往行人, 还在天津赤龙河上建起了 一座大桥, 人们称之为宁家大桥。兴 济的王姓老人激动地回忆道:"宁星 普15岁那年离家到天津闯荡时,身 上一文钱也没有。当他来到南门外官 道旁的一条河渡口时,船夫嫌他穷, 拒绝载他过河,还当众羞辱他一番。 宁星普一气之下脱掉衣服,举过头 顶,游泳过河。上岸后,他对着船夫 喊道:'别瞧不起人,哪天我发了

财,一定在河上修一座桥!'40多年 后,他果然在兴济运河上建起了一座 大义渡(大摆渡),在天津也修了一 座桥!"

繁密的商贸活动拓宽了运河人的 视野。在对外拓展商业的过程中, 宁 先生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于是 在兴济、青县等地捐资兴学。如今, 在兴济镇小学院内,仍有一株两人合 抱的梧桐树, 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 微风拂过, 阔叶轻轻摇曳, 宛如一位 慈祥的老人俯首含笑,招手示意。传 说这就是"宁桐",别名"梧桐承愿"。

因漕运繁荣,大运河沿岸城镇涌 现出众多捐资助教的案例。士绅们兴 办乡学, 弥补了官方教育资源的不 足, 使底层民众能够学习实用技能, 提升后代的社会地位。如顺治三年清 朝首位状元、山东聊城的傅以渐,便 是贫寒子弟借助义学资助,通过科举 考试改变命运的典型。当时的"运河 教育生态",正是由像宁世福这样的 士绅们推动形成的。

浩浩荡荡的大运河,浸润着沿岸的 风土人情, 改变着百姓的生活面貌, 塑 造着民众的地域性格。它与黄河、长江 一样,成为中华民族流淌不息的文化基 因之河。运河悠悠, 歌谣传唱!

第二届"新大运河文学"全国散文大赛作品选登 沧州日报 沧州市作家协会 联合主办

温故

父亲

今日是父亲五七祭日, 众亲 友又不辞辛劳, 从四面八方赶 来,送父亲最后一程。远远望 去,父亲的坟茔孤零零地伫立在 那里。葬礼那天摆放的花篮花 圈,早已失了颜色,骨架松散, 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显得格外

祭品陆续被摆放在坟前。姐 夫一大早便去早市挑了活鱼,精 心炖好后带了过来,这是父亲生 前最爱的吃食。前两次来坟前祭 奠,我做了小菜,特意采下父亲 亲手种的菠菜, 焯水后加入调料 汁,还特意加了点白糖。父亲去 世前半年,做菜总爱加糖,母亲 却觉得又甜又咸,难以下咽。为 此,父亲总在饭桌上与母亲斗 嘴,争论谁做的饭更好吃,两人 乐此不疲地"比"了一辈子。父 亲为了拉我当同盟,还特意征求 我的意见,而我确实也喜欢吃甜 咸口味的。于是,父亲后来炒菜 越发兴致勃勃地加糖。我还翻出 了他偷偷藏起来的核桃味花生 豆,因花生豆味道极佳,父亲怕 我们大把抓着吃,便"小气"地 藏了起来。我努力学着父亲的样 子调制菠菜,想必能得到他的认 可吧。我还清炒过西葫芦,炒西 红柿时也只放了一个鸡蛋, 因为 父亲病重后期, 吃厌了鸡蛋, 每 次吃饭都要求多放蔬菜少放鸡 蛋。也摆上过叔叔卤好的牛肉, 这些都是父亲爱吃的。

今日的祭品更为丰盛,糕 点、水果满满当当地堆在坟前。就 连父亲生前最爱穿的那件毛线背 心,也被一同带了过来。这件毛背 心,已记不清是我和老公哪年给他 买的生日礼物了。他爱不释手地穿 了这些年,每次出席会议等正式场 合,都要让母亲找出来穿上。去年 入秋后,这件背心便不见了踪影, 他跟母亲念叨了好几回, 却始终未 能找到。父亲去世第二天,母亲收 拾衣物时,一下子发现了它。我和 母亲都忍不住遗憾地惊呼起来,母 亲叮嘱我五七时带到坟前烧掉。我 悄悄把它捧在怀里,拿到自己卧 室,一直叠放在枕边,仿佛这样就 能离父亲更近一些。尽管心中万分 不舍,今日还是将它带来了。泪眼 婆娑中,只见缕缕青烟与飞灰飘向 九天, 我默默祈愿亡亲万般吉安。

以前每次在父母家吃过晚 饭,我都得赶着回去陪二宝写作 业,所以吃完饭便匆匆回家。但 每次都要来回折腾好几趟,这时 父亲就会在院子里背着手踱步等 我。我歉疚地对父亲说:"车钥 匙落屋里啦,我拿一下嘿嘿。" 或者解释:"那什么——孩子水 杯忘拿了。"父亲总是耐心地等 着我"匆匆复匆匆"地来回忙活 完,把孩子和杂物塞进车里。随 着二宝一声清脆的"姥爷再 见!"父亲才缓缓关闭大门插 栓。如今,每当夜深人静我去关

门落锁时, 总要在院子里张望半 天,恍惚间觉得父亲还在菜园劳 作,或者还在开会,抑或是和老 友喝酒未归,似乎应该再等一等 他。过往几十年,是他一次又一 次地目送我远去; 此后余生, 换 作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望。

父亲走后,母亲拄着拐棍, 一趟又一趟地去菜园, 让热心的 邻居把父亲的宝贝们都搬回家 里: 有机肥料、铁锹、锄头、塑 料薄膜、竹竿……整整齐齐地码 在南房的屋檐下。母亲日日起身 坐在床头, 抬眼从窗户望去便能 看见。母亲说,父亲要是知道母 亲把他的家什都搬回家里来了, 在天上睡着觉也会笑醒的。

书橱里早年就有一本铁凝的 书,书中内容差不多忘记了,但 书名却一直铭记于心——《永远 有多远》。永远有多远?以前, 我以为就是日复一日, 岁岁年 年。是每天下班回家,都能看到 父亲在小区门口的菜园怡然劳作 的身影;是家里的餐桌上,永远 摆放着父亲种植出来的数不清的 各种时令蔬菜瓜果; 是家庭会议 时,父亲端坐客厅,目视前方, 认真听取我们汇报各自的工作及 感悟成长; 是父亲坐在老弟车 上,参加亲友喜宴等聚会结束 时,面对众亲友的送别,落下车 窗挥手致意的神清气爽; 是父亲 对孙辈的谆谆教诲, 以及看见爱 孙时宠溺的目光。

如果这些都不能算作永远, 哪怕是病榻上的父亲能让老弟每 天接大夫回家看诊,能让我时时 守候喂水喂饭; 哪怕是父亲无法 起身,母亲能日日扶住他的肩 头, 俯在耳畔问安。

今年,父亲的菜园一片荒 芜,家门口父亲移种下的西府海 棠树又一次怒放。在这时时刻刻 思念成疾的当下,我才明白了永 远有多远。永远是天地之隔, 宇 宙之遥;是春回大地年年有,父 亲却已飞离了人间,羽化成仙; 是我夜夜难眠, 用再绵长的思念 也无法触及父亲的容颜。

另一个机缘巧合, 烧完五七 回来, 住家大姐欣喜地跟我说, 撒 下的种子发芽了。真的?! 我狐疑 着不敢相信。她掀开院子里土地上 的毡布, 豆粒大的小芽芽儿果真冒 出头来了! 这些撒下的种子, 是大 姐在家里冰箱冷藏柜最深处发现 的,是父亲储存的他自己亲手在菜 园培育的优种,每一个纸包上面都 标注了储存日期和蔬菜名称, 最早 的标为"2017"年。

父亲一生的节俭、细致、坚 韧、勤勉,又一次淋漓尽致地展 现在眼前。这些被低温封存许久 的种子,根植于播撒过父亲储存 的有机肥料的厚土上,带着父亲 对生活无边的热爱,带着我们无 尽的哀思与希冀, 定会热烈地生 长开来。



火锅鸡与南川古槐的"量子纠缠"

像校表那样,过一段儿时间,我 就要到南川老街看看那棵古槐,心境 便会平静下来。前两天, 意外地在南 川古槐所在的院子里,看到沧州火锅 鸡文化展览馆开业了,各种鸡的标 本、物件、书画作品挂满大厅。那棵 被取名"南川之根"的古槐也焕发生 机,叶子茁壮葱郁,枝杈上那只芦花 鸡标本,活灵活现。

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古槐,完全 是个意外。朋友约我去水月寺街吃火 锅鸡,到达解放桥头时,本该往左拐 入水月寺街,我却鬼使神差地往右拐 去, 驶上了运河东堤顶路, 一头扎进 了南川老街。当时来沧州不久,对这 片地方还很陌生, 压根不知道那个地 方是南川楼村。

我似乎闯入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 界。夕阳的余晖洒在狭窄的胡同里, 给每一块包浆地砖都镀上一层暖金 色。宽窄不一的老街,连接着众多毛 细血管样的胡同, 弯弯曲曲。要是从 高空俯瞰,整个村庄的街道胡同,就 像一片杨树叶的纹理。

南川老街转弯的时,一棵庞大的 古槐呈现出来,粗壮的树干从街东高 坡,斜插至街中央上空,撑开凤凰巨 翅,把街两边的房山一同揽在怀下。 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 说着古老的故事。我似乎看到了"一 框天下"的齐桓公、修平虏渠的曹 操。闻到曹操遥远的笑声,那笑声来 自建安十年(205年)。曹操率军包围南 皮城,除掉了心头之患袁谭后,心情 大好,登上齐桓公引弓射猎的"射雉 台"一天射雉鸡63只。可见这个大平 原上适宜鸡的生长环境古来有之。

街两边的人家,门前都立着一对石 狮子, 威风凛凛。有老人拿着蒲扇, 在 躺椅上悠闲地纳凉, 明明离他们很近, 却总感觉被一层无形的纱幕隔开,或许 因为门洞的深邃,或许因为门前影壁的 遮挡, 又或许因为老人眼神中透出的那 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这时, 我似乎闻 到了一股独特的味道。

是朋友在我汉显呼机上的一条留 言,把沉浸在南川老街的我拉到水月 寺街的火锅鸡店。

所谓火锅鸡店,是一街筒子的人声

虚设。我正对着一写有"0317火锅 鸡"牌匾看时,一个铜锅便落下了桌 上,锅里辣椒与汤汁在鸡肉块间翻滚跳 跃,像是一团团火焰,追赶着一群欢快 的小精灵,碰撞出鸡肉块诱人的光泽。 据说,火锅鸡是在水月寺街开四川火锅 店的老板,为了适合沧州人的口味,经 过多次实验, 秘制出来的。

熟透的鸡肉块,在蒜泥、醋、香 菜组成的蘸料中, 打了一个滚儿, 钻 入我口中, 瞬间, 麻辣的味道在舌尖 上炸开,那是一种直击灵魂的刺激, 却又带着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 鸡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麻辣的汤 汁顺着鸡肉的纹理渗入每一丝纤维, 每一口咀嚼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 再配上一口清爽的啤酒,那感觉,仿 佛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瞬间烟 消云散。

吃着吃着,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 飘回了南川老街,飘到了那棵古槐 旁。我仿佛又闻到了那股独特的味 道,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带着 老街的宁静与沧桑,带着古槐的厚重 与神秘。它不像火锅鸡的麻辣味道那 样浓烈直接,却像一条无形的丝线, 轻轻地缠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古槐究竟见证了多少岁月变迁? 它是否目睹了老街的兴衰荣辱,是否 听过无数行人的欢声笑语和叹息哀 愁? 在漫长的时光里,它就像一位忠 实的守护者,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而那股独特的味道,会不会就是古槐 从岁月中汲取的精华, 散发出来的独 特气息呢?

朋友知道古槐能引发奇思妙想, 也要感受一下。夜幕深邃,南川老街 更显静谧神秘。月光透过枝叶的缝 隙,洒在地上一片斑驳。我们走到古 槐下,轻轻地抚摸着它粗糙的树干, 那一刻,我仿佛与古槐建立了一种奇 妙的联系,就像量子纠缠中的两个粒 子, 跨越了时空, 产生了共鸣。火锅 鸡和古槐之间,似乎也有着某种神秘 的联系。火锅鸡是热闹、是欢聚; 古 槐是宁静、是深沉。一个热烈奔放, 一个沉稳内敛,像极沧州的这片土地

与这片土地上的人。 随着时间推移,大运河申遗成功, 与火锅鸡香,各家门店的牌匾早已形同 沧州城市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的裂变与

重组。那种麻辣鲜香的汤汁, 却在这裂 变与重组的缝隙里,长成南川古槐一样 的"火锅树"。"0317火锅鸡"无疑成了 "火锅树"树干。起初,别人以为这家火 锅鸡店仅仅用沧州区号"0317"换取噱 头。可是,店主袁一宽怀揣是一个"做 好一锅鸡,温暖一座城"的梦想。随着 手机的覆盖,渐渐淡化了区号,"0317 火锅鸡"却真正成了区号,越做影响越 大——沧州中心城区就有10家自营店。

袁一宽说,现在许多北京、天津 人,乘高铁来沧州,就是为了吃一顿 火锅鸡。为了保住这个地道沧州味, 让吃更有文化,更加体面,他建了沧 州火锅鸡文化展览馆,并开始筹建沧 州火锅鸡博物馆。

我仿佛看到了博物馆建成后的模 样。走进博物馆,首先看到的是沧州 火锅鸡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起源, 到众多0317、隐酌、流河、万姐、东 翟等,沧州火锅鸡品牌崛起,再到火 锅鸡文化的广泛传播,每一个阶段都 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展柜里陈列 着各种与火锅鸡相关的老物件,有曾 经使用过的铜锅、木勺,有记录着火 锅鸡制作工艺的古老食谱,还有那些 承载着食客们回忆的老照片。

在博物馆互动体验区,游客们可 以亲自参与火锅鸡的制作过程, 感受 传统工艺的魅力。孩子们兴奋地围在 师傅身边,好奇地看着他们熟练地调 配汤底、翻炒鸡肉,眼神中充满了对 美食文化的向往。而老人们则坐在一 旁,回忆着过去吃火锅鸡的点点滴 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沧州火锅鸡与南川古槐, 一个代 表着沧州的新兴力量与蓬勃发展,一 个象征着沧州的历史底蕴与岁月沉 淀。它们之间的量子纠缠,在这一刻 得到了全新的升华。古槐见证了火锅 鸡从一种地方美食逐渐走向大众视野 的过程, 而火锅鸡博物馆的建立, 又 为古槐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

或许,沧州火锅鸡与南川古槐之 间真的存在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神秘联 系。古槐的根系深入大地,汲取着岁 月的养分;火锅鸡的香气弥漫在空气 中,传递着生活的热情。它们在这片 土地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

生日帖(外一首)

生日那天,想要什么礼物? 清晨,面对你的提问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如果是在乡下, 母亲 会给我煮两个热乎乎的鸡蛋 每年的生日都是如此 她的想法永远固执而深情 "儿呀,圆圆滚滚又一年——" 她的祝福永远只有动词没有形容词

生日这天, 你在厨房不停忙碌 用满桌的菜肴喂饱我贫穷的胃 我是真的穷, 从内到外都是 你却不管不顾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你不是救世主,却怀揣无限温柔 拯救了一个诗人一生的幸福

一根人参

人参送过来时 装在一个透明的 塑料袋里 袋上标注: 产自长白山 袋内液体是酒 不是防腐剂

这根小小的人参 却浑身长满了胡须 它是少年还是老者? 没有人教我如何分辨 也没有人告诉我 一根面黄肌瘦的人参 如何穿越黑夜和远方 从东北抵达这座南方小镇

现在,人参赤裸着躺在桌上 我终究与大多数人一样 想着哪种吃法能发挥最大功效 唯一不同的是 他人奢望强身健体 而我企图拯救 自己的灵魂

"笨"妈妈

韩士伟

我是个笨孩子 七岁时,还不会说话

比我更笨的是妈妈 宁肯在油灯下费整夜的工夫 补丁上摞补丁 也不去讨块整布 盖住我胳膊上的疤

妈妈还有些"犟" 尤其下雨天 她站在家门口, 任我冒雨狂奔 她手中有伞从不轻易撑开 就让我在风雨里呼喊、长大

千层底穿在脚上 是妈妈的绝唱 穷尽一生 针脚齐整, 行行分明 她"笨笨"地叮嘱我 路上再泥泞, 鞋也要干净

到我有了儿女 时光的河 载着笨拙的爱 已悠悠远去 只剩佝偻的身影, 期许的目光 夜半见梦里

麦子

齐月亭

整齐的麦子 幸福的麦子 我们一起长大的伙伴

我用一滴雨水打开你的梦境 听到你日益鼓胀的呼吸和 一粒种子怀抱的山诃

四月的麦子 它们紧抓着土地 一步一步地在农时里生长 脚步比蚂蚁坚定 比鸟鸣动听

风吹开了夏日的大门 吹得阳沟菜花到处飞扬

我站在它们中央 感受着四面来风吹起的 甜蜜的旋涡 它们就像抱着我的影子一样抱着我